

“黄牛票”

■高旭尧

“有了12306就是方便，手机刷刷马上到家！”又到了为过年回家疯狂抢票的日子，看见战友手中的蓝色“通关卡”，多年前我的那张粉红色“回城券”又在心里若隐若现……

那年，我从部队考到了长春的原装甲兵技术学院士官队，寒假回家过年。回家的票是学校统一订的，返程的票就要自己解决了。

那时候，还没有网络订票这么一回事，要想在春运的“风口浪尖”上买到一张火车票，可真是难比登天。我连续好几天跑了好几个代售点也没买到票。自己倒也不着急，心想：车到山前自有路，到时候再说吧！可眼见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，老爸坐不住了。

“看到没，姜还是老的辣！”年初十，老爸一手抱着他的军大衣，一手拿一张红色车票，向我炫耀着他彻夜未归的“劳动成果”。

“还有座位呢！”父亲眼睛里爬满血丝，一脸笑容却掩不住满身的疲惫。一想到父亲蜷缩着身子熬了一宿为我抢票，我的眼睛里不禁潮潮的。

接过票，我满心的感动，嘴里却埋怨着：“谁让您去的……大不了我买张站台票先上车，然后补一张站票到长春嘛！受这个累干啥！”

几天后，我拿着这张车票进站登车。然而，行至“葫芦岛站”之前，却发生了我终生难忘的一幕——

“对不起同志，你这张车票是假的，请跟我过来办理补票，并缴纳罚款！”查票乘务员的一句话，让整车厢人都向我投来疑惑的目光。

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：“同志，这张票可是在车站排了一夜的长队买的，怎么可能有假！你一定搞错了吧！”

“这张车票是假的，您看，跟我们的发售信息不符！”看着人家手里的“证据”，我的心开始“发虚”，赶紧拿出手机拨通了老爸的电话。

“儿子，上车了吗？人多吗？”仿佛正一直等我打回电话的老爸，一张嘴全是疼爱。

我瞬间语塞，原本的怨气全都咽回了肚子里：“……爸，那么多人，您能买到票真厉害呢！”

“那是，这票来得可不容易呢……”老爸这才告诉我，那天，他排了一整夜的队，可眼看就要到售票窗口跟前了，票却卖空了。垂头丧气的老爸正要往回走，突然被一个人叫住，说正好要退一张去长春的票，问他要不要。就这样，老爸给人家加了10元钱，拿到了这张“来之不易”的车票。

我顿时明白，老爸一定是碰到“黄牛”了，还是一个没良心卖假票的“黑黄牛”。

实打实地站到长春，我才感受到一天一夜原来那么长。尤其是晚上，时间就像是蜗牛在爬，真难熬！望着车窗外的夜空，我在想，那天晚上排队买票的父亲，难道不觉得累吗？攥着那张“黄牛票”，我感受到了那颗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的心跳。

好多年过去，我从来没有跟父亲提及那次车上的经历。一来，我怕在寒风中苦守了一夜的父亲，因为这件小事，心底升起别种情绪。二来，默默接纳、悄悄享受着父亲的爱，让我觉得是那么温暖和幸福。



我家有个“精神粮仓”

■肖日东 张鑫生



结缘书海，相伴一生。 陈颖摄

道，书籍已经为他选定了今生的新娘！

婚后的小两口生活节俭，但在购书上从来都是“该出手时就出手”。那年，季压西进城开会。上午的会议提早结束后，他便上街溜达，逛着逛着就走进了附近的图书城。让季压西欣喜的是，在这里找到了一套妻子梦寐以求的英文原著。一番讨价还价之后，他拿出身上的全部现金买下了这套书，“囊中羞涩”得连午饭也没有吃。

晚上回到家，平日常吃饭细嚼慢咽的季压西狼吞虎咽，陈伟民笑着问他：“你怎么跟饿了好几顿似的？”

“你可说对啦，为了给你买件礼物，今天我可是倾其所有了！”季压西边说边拿出买回来的那套书。

捧着书，陈伟民既满心欢喜又心

疼不已：“你傻呀，书能当饭吃呀？”

“那当然啦！莎士比亚说过，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呀！”季压西笑了。

谈起自己的“书痴”爸妈，季压西、陈伟民的儿子最有发言权。有一段时间，陈伟民担负外训翻译任务繁重，顾不上做饭，季压西便自告奋勇地当起了“家庭煮夫”。谁知，每次做饭时他都“一心二用”，人在厨房，心在书房。结果不是菜炒焦了，就是饭忘煮了，令儿子叫苦不迭。

父亲做饭不靠谱，母亲疗养也不上心。一次，单位安排夫妻俩到湖北咸宁疗养。儿子知道后，特意推荐了好几处景点，叮嘱他们到处走走，好好放松放松。谁知，15天的时间里，陈伟民哪个景点也没去，而是静静地

待在疗养院里读完了带去的3部大部头英文书。季压西打趣妻子：“原来，你是来这里‘书疗’的呀！”

1995年，季压西在读书时偶然发掘出了“语言障碍与中国近代史关系”这个潜藏的课题。当他真正进入后才发现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学术“黑洞”，不投入大量的精力、时间甚至金钱，绝对无法完成。

面对繁重枯燥的研究，季压西好几次都想打退堂鼓，但陈伟民却在身旁为他鼓劲：“歌德花了60年时间写成了《浮士德》，司马迁倾注毕生心血修《史记》，学术研究哪有轻轻松松的。老季，坚持住！”对季压西的研究领域，陈伟民原本完全是个外行，但为了支持丈夫，她也帮着一起查找资料、核对出处，硬是变成了内行。

花费了17年的业余时间，夫妻俩的心血终于催生出硕果——《中国近代通事》《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》《从“同文三馆”起步》等3部中国史学著作付梓出版。上海东方卫视参考这些著作，制作播出了3集电视纪录片《英语撞进紫禁城》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。

多年来，季压西夫妇一直保持着共同的读书习惯——无论工作多忙，每天睡前都要读至少20页书。季压西曾算过一笔账：每天20页看似不多，但一年下来就是7000多页，相当于额外读了20多本书，一年一年坚持下来就非常可观了。所谓“近朱者赤”，有一对爱读书的父母，儿子也成长为不折不扣的“书迷”。繁忙的工作之余，他最喜欢的就是走进父母的书房，到书海中尽情徜徉。

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”深谙此道的季压西和陈伟民不但乐于借书，还主动向爱好读书的同事朋友们赠书。这些年，他们将自己收藏的300多本英文工具书，陆续捐赠给了学校图书馆。面对感谢和赞誉，季压西幽默地说：“我家就是个‘精神粮仓’，欢迎选‘粮’，拿走不谢！”

家庭秀

一身戎装，胸前挂绶带，真帅！一同受奖，手中捧喜报，自豪！

演兵场上，皮肤与大地亲密接触的痛，淬炼出一颗闪耀的兵星。

镜头定格，一家人分享成长喜悦，荣誉之光温暖了三九寒冬。

定格

日前，中部战区陆军某炮兵团邀请23位官兵家属来到军营，与受奖官兵一起登台，见证“荣耀时刻”。图为“优秀义务兵”郭磊与从700多公里外老家专程赶来的父母“合框”，笑容和骄傲洋溢在一家人脸上。

■若一/文 李飞宇/图

特别的拜年

■王 涛

丫丫的爸妈在大院旁边的工厂做工，都是老实巴交的人，平素不太与人交往，加上亲戚也少，过年来她家拜年的人也就寥寥。

丫丫的大哥大国当兵去了西藏，是个运输兵。小伙伴们都看过大国哥哥的军装照——他坐在解放牌大汽车里，戴着棉帽子，穿着绿军装，手握方向盘，神气极了。

那年冬天，丫丫兴奋地告诉我们，她哥哥大国马上就要回家探亲了，还可以在家过年啦！小伙伴们一听都很高兴，终于可以看到穿军装的“活”大国喽！

然而，盼啊盼啊，大国哥哥始终没

有回来，却有一群陌生人在一天下午突然涌入了丫丫家。他们在丫丫家待了很长时间，离开时丫丫的爸妈都没有出来送。大院里的人都感到奇怪：丫丫爸妈平时待人接物很有礼貌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晚上，邻居听到了丫丫妈的哭声，尽管声音不大，但听得出那是撕心裂肺的哭泣。

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。第二天，几乎大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大国在部队因为救人牺牲了。究竟怎样牺牲的，大家并不太知道详情，只隐约听说，他救了12个藏民的性命！

当地政府专门派人来接丫丫的爸

妈去西藏看看，但他们没有去。丫丫说，爸妈不想惊动大哥，希望他在雪域高原永远安息。丫丫说这话时，眼里噙着泪水，小伙伴们听了都默默地低下了头。突然，不知是谁说，过年时要第一个去丫丫家拜年。大家听了纷纷跟上，都说也要第一个去丫丫家拜年。丫丫听了，双手捂着脸哭了。

这年的大年初一，天空特别晴朗，阳光明媚，是难得的好天气。丫丫说，这天气跟西藏一定是一样的，因为大哥来信说过，西藏天气好时，到处是阳光。上午，5个穿军装的年轻人走进大院门，打听“刘立国家在哪儿”。好奇的



扫码阅读更精彩



解不开的牵挂

■张 淦

“这次回来，总能在家过个安稳年吧？”母亲端着切好的苹果推门而入。

休假在家，我每天的“工作”就是偎在炕上跟母亲唠嗑。

“这次也就休两周，还得回去战备值班呢。”接过母亲的话茬，我却不敢和她失望的眼神对接。

“妈，当兵的时候您就跟我讲，男子汉，就要志向远大。您想想，除夕夜里，儿子手握钢枪保护您呢。”

“这些我都懂。就是觉得你当兵这么些年了，也没在家过年……”母亲缓缓地说。

我一时语塞，不知该怎么安慰母亲。却见她从炕席下面拿出一根很精致的红绳，一脸认真地跟我说：“来，把这个戴手上！马上就到你的本命年了，妈给你编了根红绳系在手上。本命年身上一定要有点红色！”

“妈，部队不让戴这个，一伸手就露出红绳像什么呀。每周检查军容风纪，肯定不合格！”我一口拒绝。

母亲想了一下，“那拴在脚上总行吧！每天穿着袜子，领导总不能让你脱了袜子检查吧。”

这次休假回家，感觉母亲真的是老了。六十出头的年纪，头发几乎全白了，脸上的皱纹都是这大半辈子的艰辛。这么认真盯着母亲一直看我还是第一次，不自觉地出了神。

老家有个习俗，每逢孩子的本命年，父母都会为孩子编红绳，系在腰上、手上，作祝福平安之意。小时候，母亲给我编的手链是所有小伙伴中样式最好看的。每次戴上，我总忍不住举着胳膊跑到各家去炫耀。

“来，把左脚伸过来，妈给你系上！你从小身体就不好，大病小灾不断。都说本命年是个坎儿，所以啊，这条红绳一定要戴着，好保佑你平平安安……”母亲一边俯身给我把裤管卷起来，一边自顾自地碎碎念着，却不知看着瘦骨嶙峋、满头白雪的她，我早已泪流满面。我在心里默默念着：“妈妈，我会好好守护祖国，就像好好守护您一样。”

虽然不舍，但毕竟部队有规定，归队后，我还是把脚上的红绳解了下来。拿在手里，突然觉得这小小的红绳似有千钧重。十几股红丝线织得密密麻麻，像锁链般紧紧缠绕，接口处用的锁心扣小巧可爱，多余的线头都被处理得相当结实，像是母亲对儿子永远的牵挂。这种牵挂，怎么都解不开。

我把红绳放进左胸口的衣袋内，因为那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……

目光刚的一下全都集中过来。“刘立国是谁啊，没听说这个名字啊？”“怎么没听说？刘立国就是大国嘛，丫丫的大哥啊！”“哦，平时光叫大国大国的，忘了大国的大号是刘立国了！”众人一边说着，一边簇拥着他们向丫丫家走去。

打开门，看到门口一字排开的几位年轻军人，丫丫的爸妈顿时愣住了。“您好，大叔大妈。我们是区武装部的，受阿里军分区的委托，来给你们全家拜年。我们都是刘立国的战友，也是你们的儿子！”随着一声“敬礼”的口令，5只年轻有力的大手一起举到眉际。

丫丫爸妈的泪水瞬间滚了下来，屋外的邻居们也被这庄严的场面感染，一个个屏住呼吸，深情而敬慕地望着这一家。小伙伴们也情不自禁地学着那些解放军叔叔的样子，举起手，认真打着敬礼。

整个正月里，甚至多年之后，大院里的人们一直在回味着那次特别而又难忘的拜年。而它，也成为我们拜年“排行榜”上永远的NO.1！